

目 录

第一章 周日	1
空人（阿里）	1
神在哪里（娅穆尔）	6
战争时代的话剧（哈利尔）	7
这里是一座城（德尼兹）	15
野蛮人的统治（阿伊谢）	17
一个影子的拳头有啥用（阿肯）	19
真希望你想起的人是我（埃洛尔）	23
第二章 周一	29
这个世界的四分之三是泪水吗（德尼兹）	29
待机（阿里）	31
孤独因素与自我的融合（阿伊谢）	35
我们曾经支持过事实之队（阿肯）	39
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埃洛尔）	43
水在上升（娅穆尔）	46
请给我关爱吧，因为我爱上了你（哈利尔）	47
第三章 周二	53
雌性的欺骗（阿伊谢）	53
我曾把撒旦当成了天使（阿里）	56
自闭（娅穆尔）	60
里边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我（哈利尔）	61
红色死亡的小丑（阿肯）	67
可能会着火（埃洛尔）	71
笼子总是由雌鸟编织起来的，即使翅膀是假的（德尼兹）	74
第四章 周三	77
你真的很紧张（埃洛尔）	77
没有成真的幻想的酒店（德尼兹）	85
甜蜜的梦（阿里）	88

孩子受惊了（娅穆尔）	93
请你们别吃道具（阿肯）	94
死神在追逐着我们（哈利尔）	99
没能成为完全的女人（阿伊谢）	104
第五章 周四	107
赦令已经发布（阿肯）	107
人总在寻找自己的神（哈利尔）	111
文字是不幸的镜子（德尼兹）	113
抱歉（阿里）	115
萎缩的男性（阿伊谢）	118
阿齐泽、梅莱克、妻子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埃洛尔）	120
泥土渴望着吞噬人（娅穆尔）	128
第六章 周五	129
一具天使的尸体（阿肯）	129
我失去了妻子（埃洛尔）	132
女人是敞开着（德尼兹）	138
罗密欧与费尔哈特能用相同的词来表述吗（哈利尔）	140
一个女人的身体内部（阿里）	144
有些游戏是没法单独玩的（娅穆尔）	145
数字（阿伊谢）	147
第七章 周六	150
什么才是小说（埃洛尔）	150
那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惩罚（德尼兹）	158
坦白（阿里）	159
绸缎、关爱与吻（阿肯）	168
套娃（阿伊谢）	171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死过多少回了（娅穆尔）	175
别指望通过死亡得到拯救（哈利尔）	176

第一章 周日

空人（阿里）

我并不清楚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你的邮件中说，让我随心所欲，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正努力地照你说的去做。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上百万个念头，试图弄清楚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不停地问自己：这到底是一次科学性的研究，还是某种艺术活动？艺术……科学……无论是哪一种，我都隐约地觉得并不是件好事。

我很神经质吗？是的……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画上。是的，我看到一个膨胀了的男人。很大……可他的体内是空的。

我试着去猜测你的想法：看这张画的人等于是在看自己。我的内心空虚吗？我是这么觉得的吗？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呢……连我都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感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会把写的这些寄给你。我想我是不会寄给你的。也许我会写些自己确定会寄给你的东西，然后把这些无聊的部分删掉。我无法确定。我连自己为什么要接受你的建议都不知道。也许当时没有考虑周全。绘画和艺术关我什么事？

好吧，现在让我从头开始，像一个工程师那样去思考。一个很多年没见过面的同学某一天发来一封奇怪的邮件。邮件里说，我有个项目，你愿意参加吗？需要你做的很简单，只要看着我寄给你的画写篇文章就可以了。唯一的条件是，你要在周日写关于我寄给你的第一幅画，周一写第二幅，周二写第三幅，以此类推……除了你之外，还有六个人在参加这个项目……七天七个人……仅此而已。邮件里既没有一句个人的问候，也没有任何说明。不瞒你说，第一次读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这封邮件并不是发给我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后来我打开了附件里的画，看了一会儿。我想了些什么？不知道。在把画放大、缩小的时候，也许我想的是你，还有那间宿舍……你肯定记得，第一年我们是12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的……我现在不想把宿舍里的人挨个数一遍，我已经忘了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而我的故事，是在第二年我们搬到那间四个人的宿舍后开始的。提起大学，想

起自己的青春，我仿佛又回到了那间屋子，回到了我坐在窗子上看着黑暗中被西南风肆虐的树，设想着自己未来的那个时刻。那天我破了自己的处子之身。这件事，当时我谁也没有告诉过。我那时只觉得自己已经告别了童年，成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同时又感到一点淡淡的恐惧。所以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屋子里只有欧康一个人在睡觉，其他人不知道去哪儿了……在我的眼里，一切都在瞬间变得很简单。我在想佩尔雯。我们当时是在她和三个同学合租的房子里。因为临近中午，她的室友们都去了学校——我们已经在咖啡厅之类的地方约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天我们本来准备去看电影，她要先回家去换换衣服。那个星期我们两人都没课，因为学校在举办电影节。她买好了票，决心每天要看两场电影。我呢，自然也就陪着她。大多数的电影都很无聊，不过权当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吧。我可不想像一棵草那样活着——我们一起去了她的住所。当时我可什么也没想。我在客厅里一边抽着烟，一边翻看着被扔得满地的书。这时佩尔雯走了进来，让我帮着把项链戴上。她用手挽起了头发，背对着我。她的气味、脖子上细小的汗毛、后背从上往下的那道深深的线条，以及我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的独处……我完完全全是为了走个过场（也许是为了给这个老套的场景增添一点情趣，抑或是因为在这种场景下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别的事可做），便在她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轻轻的吻。我感到了她的战栗。一切发展得是如此迅速……她把头转了过来，找到了我的嘴唇。我们俩就像是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里一样。她把身体贴到了我的身上。……显然这不是她的第一次。而我也努力地让自己的行为像一个经验老到的男人。多可笑啊……就是这样。看完电影回来，我便坐在宿舍的窗台上回想着发生的一切。床上的欧康在梦里翻来覆去。房间里充斥着汗味和烟味。外面刮着西南风……外面是漫长的生命。

我曾经总是觉得一切源于我，也终于我。这就是年轻人……那时即便连着抽了十几根烟，喝了十几杯茶，依旧能够脑袋一挨枕头便酣然入睡的年代。而后，每一年都成了粘在我双臂上的重量。到如今，为了夜里不失眠，我连傍晚的咖啡也戒了。那个房间，是我成为男人

的地方。你也许会惊讶于我此时看着这幅画居然会想到这些……可这些都是实话。我是在按照先后顺序记录着自己的想法。说真的，你要这些干吗？我实在猜不透你是怎么想的。但是，那些年里我对你的想法却是了如指掌。没想到吧！我不光知道你的想法，还知道所有人的，而且一点也不费劲，甚至只需要看上一眼就够了。老师走进教室，把那些等式写到黑板上，然后就不停地讲啊讲。而我那时便能洞悉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我可以在一霎那间知道他害怕死亡，知道他那天早上醒来时感受到的莫名的担忧，知道他不愿意来给我们上课，知道他留恋于能从一切中获得轻浮的快感的青年时代……我也知道你的所有想法。我知道当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买上啤酒躲到某个隐秘的地方开始小斟酌饮的时候，你总是小心翼翼地来到我们身边仔细研究我们，如同一个从电影院幕布上去了解现实的孩子那样激动。那么，为什么我会对你后来成为作家感到惊讶呢？是的，我读过你写的第一本书。其实那完全是个偶然。当时我正要去服兵役。我先在埃姆伊诺努伊斯坦布尔老城商业中心之一。买了些生活必需品。是一大堆军用的内裤。脚上穿的是一双我想让它快点变软军靴……那是六月里炎热的一天，我不经意地走进了加阿奥鲁伊斯坦布尔法提赫大区的一个街区，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末为土耳其新闻出版中心。的一家书店，也许是想买一两本旅途中用来解闷的书，也许只是为了找个阴凉的地方凉快一下，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一走进书店，我的眼睛便落在摆在中间书架上的一本书上。等看清作者的名字，我大吃了一惊。为了弄清是不是同名同姓，我拿起了书，发现了背面的照片。那是你！我早就知道的，我想，我早就知道的。那副沉思的模样，那种智慧……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只不过是处于这种错觉之中罢了。

我在运兵车上读完你的书。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也许是因为参军带来的心理烦躁，我当时总是从负面去看待一切。我担心自己会被派到东南部去服役。我想你是明白我这种忐忑心情的。好在后来抽签的结果是我被分到了总参谋部。你书里的第一个故事让我找到了属于我们的一些东西。你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大学里的故事。可这些东西我

在后面的那些故事中再也没能找到。我不知道自己所寻找而又没有找到的是什么。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是鄙视你的。正如那个时期我鄙视所有人一样……为了凑足课时而上的课；对自己生活已经麻木了的老师们；为了遮盖住硕大的屁股而把背心系在腰上、尖着嗓子唱歌的女孩子们；把油光光的头发埋在脏兮兮的枕头里酣然而睡的宿舍族们；以崇拜革命者自居、留着络腮胡、永远都是一脸严肃而又神经质的大哥们；不停地做着家教，每到周末便把赚来的钱在奢华场所挥霍一空，但又不能被归入我们通常所说的流氓之列的同学们；单身汉屋子里淹没在无尽的烟雾中的夜晚；喝醉了就唱歌、哭闹的伪君子们……我鄙视所有人，甚至在心里连佩尔雯都看不上。她和我睡，可我们不是恋人。她会在食堂里相遇时告诉我去她家合适的时间，仅此而已。甚至除了这些约会，我们平时根本不见面。她让我摸不着头脑。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试图去寻找答案。因为我自我感觉良好，我应该知足。本来嘛，每个人都是混蛋。那佩尔雯呢？她想干什么？有一天我决定去问问她，并且这么做了……

往事居然让我如此地沉醉……刚才我老婆和儿子提着沉甸甸的超市购物袋进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尴尬，就像正在偷偷摸摸做着某件事的人被抓着个现行那样。我赶紧关掉电脑的屏幕，从椅子上跳起来去迎接他们。老婆肯定看出了端倪，只不过并没有点破。哎！这事也太怪了。一个人怎么会因自己的家庭而不安呢？而且我很爱他们。我很难想象，一旦没有了儿子萨尔普，我的生活会是怎样。尽管他长着一颗大脑袋和一双深咖啡色眼睛，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我。没有赛尔江我也许还能过得去。如果没有那些让我从脊椎里感觉到我俩如同疯子般彼此厌倦了的周末和漫长的假日，我们的婚姻也还算正常。

我如今正在做你所希望的事：机械地写。你知道吗？我之所以接受你的要求，也许正是因为被这个定义所打动的。机械地写！有一个术语、这样一种方法吗？或者根本就是你在杜撰出来的？

你看，我已经开始问问题了。无事不晓的那个人已经成了历史。如今我已经无法猜测任何人的想法和感受了。本来就不关我的事。我

已经是一个年过四十的男人了，我所思考的只是如何去支付那些必须支付的账单。我的生活如同一个简单的电脑程序：

```
10 BEGIN
20 SET a=工资
30 SET b=账单
40 c=a-b
50 IF c>=THEN GOTO 10
60 ELSE GOTO END
70 END
```

不，我并不是在祈求怜悯，只是在说事实。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中了我，但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我是不可能帮上你的忙的。你看，我看了你寄来的画，给你写的却是这些。现在想想，人的第一个感觉看来的确能够反映实际。我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中空的男人和在那个简单的旋转中不断膨胀的空洞。如果你所希望的是我像照镜子一样看这幅画的话，那我的回答便是如此。我建议你赶紧把我从你的名单中删掉，去找别人来完成你那个不管是什么的工作。所以，我把写的这些寄给你，而且是完全按照你所希望的那样，连标点符号都没改过……我是完全机械地写的（不知为什么，我喜欢上了这个词）。你去读读，了解一下我的空虚，不要再寄其他画了。

日期：星期天，时间：16：45，写于阿塔谢希尔

你的老朋友 阿里。顺致问候。

注 1：别在意我对你的书的评价。我最后一次读书，还是在大学里看的史蒂芬·金 Stephen King（1947-）美国畅销书作家，众多作品被改变成影视作品。的一本想不起名字的书。好像书里有一辆有生命的车子……也就是说，我与文学和文章的关系仅限于这个程度。还有，你让我还得给文章起题目。那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空人》！

注 2：你对佩尔雯应该是有印象的。当然，她从大二开始就没有再露过面，好像不怎么来学校了。不过，第一年食堂里有一个滑稽的小团体，整天吵吵闹闹的。是三到四个女生和一个红头发的男生（好

像是同性恋)。佩尔雯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瘦瘦的女生，短头发。你想起来了吧。

注 3：克里斯汀！那辆有生命的车叫克里斯汀。

神在哪里（娅穆尔）

我不敢朝街上看，躲在了窗户后面。外面正发生着奇怪的事。它一大早就在那里。它在等待，等待着我。我早就知道它会来。每个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妖怪。它能感觉到我躲了起来。这让它更加烦躁。它还有不少帮凶。没有一个人帮我。窗帘上的尘土味儿填满了我的肺。我的双手粘糊糊的，那是汗。我的呼吸正变得干燥，越来越渴。我能够坚持多久？我很害怕。我不能出去。请你帮帮我吧。我被困在这里了。你们千万别相信等在那里的东西，别看它的眼睛，它会轻而易举地把你们置于它的影响之下。它不是软的，不，千万别去碰它。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我没法离开窗户后面的这块地方。我在窗帘上挖了一个小洞里朝外张望着。为什么没有人去制止它？人都到哪里去了？它和它的同伙们会不断增加，来消灭我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都像虫子一样躲了起来，躲到窗帘后、床底下、黑暗的角落里和其他一切隐秘的地方。我曾经对这类故事忍俊不禁，认为这样的事只有在噩梦里才有。可现在我连呼吸都很困难。一个生命怎么会如此孤独和无力？神在哪里？

.....

就这些了，堂兄。我看了，这些就是我的感受。

另外.....我在不停地回想着从前的日子。想着你、你们、我父亲、那座老房子，还有我们的童年，以及多年以后你给我写邮件.....

怎么说呢，这让我高兴，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无论如何，你已经成了一位作家。很奇怪，越回想起从前，我就越.....我也说不清楚。

这样说吧：你即使是在我的记忆里，也像是位作家。当然那时你还不是，还只是个高中生。如今，当我注视着回忆中的你，注视着你

趴在桌子上作功课的样子，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干大事。好像那时候的娅穆尔也知道。

战争时代的话剧（哈利尔）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与我们的世界既相似，又不同的世界。比如说，那里的路、树、窗子、服装、帽子和其他物品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可同时又很陌生。我们这里也有那样双手插在口袋里、盯着某个怪物发呆的人。看来像这样无聊地站在马路边靠观看过往的工程车辆和别人干活来打发时间的人世界上哪儿都有，而且这类人肯定知道在我们这里有许多他们的同类：总爱干涉别人的事情，总爱给别人支招。可这幅画里的人却不同，因为他们所注视着的是一个变成了巨大的肥皂泡的男人，可他们却一点儿也不害怕。我也在看着画。我此刻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可仿佛画里某个部分在呼唤着我。同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我会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突然醒来，坐在床上竖起耳朵，努力地去发现是谁在呼唤自己。可这事不好的一面——也可能是好的一面，我不知道——是这种呼唤总是模糊的，让人摸不着头脑。我总是想，也许是自己刚刚做了个梦，这只是梦带来的幻觉。所以，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从床上下来，尽可能不把妻子吵醒，然后走到离床尽可能远的地方，把窗子打开个缝，点上一根烟，努力地去把自己想象成某个情节曲折的警匪片中的侦探，或者是某一艘黑暗的海盗船上面对着一群随时有可能造反的水手而绞尽脑汁的船长。这当然取决于那天晚上我看了什么电影……只可惜这样的時候总是太短暂。妻子很快就会醒来，会大声训斥：你又在抽烟！更糟糕的是她会很难过。她每次看到我抽烟总会难过。自从去年摘掉了我喉咙里的那个东西之后（我现在不愿意提那个东西的名字），我们俩足足有六个月的时间是在某种看似平静的紧张中等待着旧病复发。不过我们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我把这看成是神的眷顾。再说了，过了这么多年容易吗？也许应该到头了。我所经历的已经足够了。我并没有生她的气，也没有去假想她会先我而死。撒谎。我现在就在假想。不过也只是偶尔为之……有时这种假想如同噩梦，让我想哭，挠着我的泪腺，可我知道

自己不会哭，不会。人只有受了伤才会哭，而受伤的前提是人必须有软弱之处。而我，大概是一个所有器官都已经硬化、灵魂被封闭在硬壳里的男人。衰老便是如此。不是衰老，应该说是成熟。因为如果是衰老，这个壳就应该越来越薄。有些老年人不管应该还是不应该，常常都会哭，常常会泪眼汪汪。我也会变成那样吗？也许吧。可当设想着妻子比我早死的可能时，我并不是每次都会忧伤的。有时我会幻想些美事。比如说，在五月的某一天，我在大自然勃勃的生机中手捧着一大把鲜花正走向墓地。我每天都去给她扫墓。不对，是每个星期，或是每个月。反正我经常去。我把花放在坟前的时候念着大理石墓碑上妻子的名字。在她的名字下面还刻我的名字。石碑上有我的出生年月日，只不过还没有我死亡的日期。我在心里默默祷告。当然，祷文是阿拉伯语的，我只不过发挥了一下，加上了些自己想说的话。幻觉中的我比现在还要年轻，穿着亚麻裤和随风飘荡的衬衫，带着顶单帽，留着灰色的胡子……祷告完毕，我点上一根烟，说道：你看，泽伊内普，我还没死。提到她的名字，我便陷入无尽的伤感。之后的一幕，是我在家里，喝着酒，烈性的那种。我新交的女朋友走过来挽住了我的胳膊。我的内心即刻流淌起一条温暖的小河。可耻，罪过！我是在这样的念头中逃离了那些幻觉。不知道她会不会也偶尔这样幻想过我的死？我想不会。她这把年纪了还能干啥？也许她会去周游世界，或者把这所房子卖了，把卖房子的钱挥霍一空。也许她会乘着某艘白色的大船游遍世界各地的港口。可她要实现她的那些梦想，为什么我就必须要死呢？这很令人费解。其实女人们，甚至男人们都是令人费解的。我不懂人。尽管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了他们很多事，能够预见到他们将会做出的反应，可我还是不懂他们。我也能够提前预知所有电影的结局。不管是历险片也好，西部片也好，或是宇宙片，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些以好人获胜收场的故事。可我还是不断地在看电影。这是个老习惯了。过去我常常泡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甚至还让我学会了英语，当然那时还有个利马索人纳吉，靠写信学英语。现在有了电视，我连很多年以前看过的那些电影都要再看一遍。也许是

因为无所事事吧。其实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再活下去纯粹就是浪费。比如说我吧，现在帮不了任何人的忙。也许正因为这样，我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会很快产生厌倦，包括自己的儿子。他们回家来的时候，我总感到度日如年，不断在心里盼着他们赶紧离开。我希望能够尽快脱掉勒得腰难受的长裤，换上睡衣一动不动地去看电视。人怎么会厌倦自己的儿孙呢？可我就会。他小时候还是很可爱的。我更喜欢那时候的他。确实是这样。为了他，我曾经彻夜不眠。可那时，这是件让我感到幸福的事。我因他而找到了当父亲的感觉，觉得自己成了真正的男子汉。我常常睡眠惺忪、忍着胃里泛起的阵阵酸水去上班。我们曾经像两个年轻人一样一起离开家，他去自己的高中、大学，而我去的是这个城市遥远的角落。那时，一切都是快节奏的……厄扎尔图尔古特·厄扎尔（1927-1993）：土耳其第八任总统。1983年任总理，1989年当选总统。他在任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是一个伟人。只要有点眼光的人，有点头脑的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摆脱了困窘。但道德的缺失也随之而来，我们跟美国一样了。如今，哪怕你猝死在大街上，也不会有人看上你一眼。他们会别转头，继续走自己的路。如果你像这画里的人那样膨胀的话……也许他们会看看你。不对，不对，他们会认为是一场街头的电视搞笑。是啊，近来又出现了这么个东西。街头电视搞笑。这个世界已经让我索然无味了。以前我总是想着去鱼市购物。可现在我已经足不出户了。真的，刚刚退休的那阵子我是很兴奋的，总是兴致勃勃地在街上溜达，觉得这就是自由。而现在，我根本就不出门。出门又能干什么，都是老一套。不管什么时候出去，总有人会缠上我，不是问我几点了，就是把摄像机伸到我的鼻子底下说些我听不懂的事……他们根本就不会说土耳其语！有一次，他们问了一个关于市政服务的问题，我便慷慨陈词了一番。兄弟，我对他们说，你们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见过人行道每隔十五天就换一次的？为了自来水要把人行道挖开，为了天然气要挖，为了电话线还要挖……你们完全可以去建个带盖子的系统，去建条隧道嘛。人家外国人一个世纪之前就做好了规划。再看看你，看看

你的主子！我好好地发泄了一通。然后便在家一连好几天盯着电视，等着他们播。因为忘了问是哪个频道，所以我没能看到。不过别人看到了。他们跟我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仅此而已。我当然没法开口去问他们觉得我在电视上的表现如何之类的话，只能“嗯”一声就过去了。要是问了的话就好了。不过，问了又能怎么样呢？难道他们会因为我说了就改正吗？我们到现在还没能修条像这张画里那样的路。人家是什么时候修的？这张画该有一百年了吧。你想想看，人家那时候就修了这样的路……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人家问我，我便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我这样说话，总会惹我太太生气。她总是对我说：你别像个弱智那样动不动就去掺合这样的事。她说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不再上街了，因为那里到处是鸡鸣狗盗。前些天我从医院回家，在路上有点走神。这时候有个年轻人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大叔，你好！我是您儿子的朋友。我一看，是一个要穿戴有穿戴、要身材有身材的年轻人，西装革履地。当时是中午。我立刻就问：是费尔汗的朋友吗？他回答道：是的，我是费尔汗的朋友。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他跟我说：我欠了您儿子的钱。要不我还给您吧。您就告诉他，是穆拉特还的，再替我谢谢他。我说：当然可以，孩子。他手里拿着四千万里拉，对我说：不过我没有零钱，我欠了三千万。我马上掏出了钱包，准备给他一千万。哎呀！他一下子抢走钱包撒腿就跑，跑得比猎犬还要快。我甚至连喊都没喊出来，呆站在了那里。我看了看周围，根本就没有人在意。我们两个在马路当中聊了那么久，别人肯定以为我们是彼此认识的。而且我又没能喊：有贼啊，赶紧抓住他，去追他……我只好骂骂咧咧地继续走。也不知道后来我怎么会想到去打的的。我手里还攥着几张医院的化验单，可钱包没了，真是两手空空。后来去费尔汗那里的时候，我把这事告诉了他们。可他们脸上那种怜悯的表情，让我对这两口子更加疏远了——说实在的，我是很喜欢自己这个儿媳妇的。人长得漂亮，家境很好，有教养，懂礼貌。你看，她还把自己的儿子抱了起来。我孙子叫哈里尔·江。他多像我啊！亲爱的，我们把费尔汗培养得也很好啊。他妈妈可没少带他去参加那些课外补习班和

考试——他们俩彼此对视了一眼，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在心里偷偷地笑。尽管开始的时候他们确实替我难过了……说实在的，退休生活是一门不容易的艺术。加上现在还有癌症这个讨厌的东西。我是不是也会肿得像画里的人那样？天哪！我都想到哪里去了。我只是在把想到的写下来。据说我应该这样做。我再一次端详起这张画。画里肯定藏着什么玄机，只是我没法猜透。我用放大镜仔细研究了一番，发现了之前没有发现的一件事：在那个像气球那样膨胀的男人上面，有一只狮子，正张着大嘴吼叫着。这又是怎么回事？那人肯定是长着个狮子的脑袋，还有条尾巴。长着狮子头的一个男人。以前有本电影，叫《莫罗博士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又名《拦截人魔岛》，拍摄于1996年，取材于英国作家H·G·威尔斯科幻小说的一部美国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名叫莫罗博士在从动物身上提取良好基因，期望创造出完美的物种，结果却导致岛上没有人类天性的变种互相杀戮的故事。！讲的是那个博士创造出了一大堆半人半动物的生物，是部很可怕的电影。我再次端详了一遍。不对，那人的头并不是狮子，比例不对。狮子是站在那人的身后，爪子一定是扎进了人的后背。而站在他们面前的那两个人想必没有意识到狮子的存在，不然肯定会逃走的。当然，这是一幅画，肯定另有含义。人们是看不见躲藏在那个男人体内的狮子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体内不都是藏着一只狮子吗？不对，不对。是一群豺狼和狗。每个人体内躲藏的都是某种动物。人们知道别人体内的动物是什么，却不会知道自己体内躲藏着的是什么。比如我？我不知道。可如果有人来问我妻子，她肯定会说，躲在我身体里的是只熊。她会说：让它吃吧、喝吧、睡吧。她就是这样看我的。因为她可不知道我在夜里想些什么，听不到那些呼唤我的声音。如果她知道，肯定会很害怕的。可如果有人去问费尔汗我身体里的是什么呢？我又是怎么看待费尔汗的呢？他是越来越像我了……在他那个年纪，我也曾经像他那样心地善良，像蚂蚁那样勤恳工作，为了让泽伊内普、让自己的孩子、让妻子一家人和我自己的家人能够幸福而任劳任怨。有时我也会忽视他们。我没有撒谎。那时呼唤我的声音并不是来自现在

这些模糊的幻觉，而是有血有肉的女人们。我是不去的，可也不能说是一次也没有偷过腥。偶尔为之罢了……说实在的，我现在很好奇自己写的这些无聊东西到底会派上什么用场。其实是很丢面子的。看看我为了帮费尔汗的朋友完成作业而写的这些玩意吧。而且我连这孩子是什么作业都没问一下。这么个年纪还需要去做学校里的作业？也许吧，我哪里会晓得啊。不过，我还得写上两行，跟以后看这份作业的老师说说自己为什么会掺合进这件事的，免得他误会。我前面说了，那天我们去费尔汗家吃饭。我忘乎所以地讲起了以前的事。妻子不停地对我挤眉弄眼，好像在提醒我别没有自知之明。这时，费尔汗的朋友来了，他们便在餐桌上也给他加了个盘子。费尔汗立刻变得不安起来。他是以我为耻吗？这个狗东西，刚从蛋里钻出来，就嫌弃其壳来了！不过，我以前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一般是不让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碰头的。当然喽，我们那个年代，小辈们可不像现在那样能够轻易地坐上长辈们的餐桌的。在我的记忆里，自己从来没有和父亲坐在一起喝过酒。其实，费尔汗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知道他是抽烟的，可他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抽过。朋友一来，他便不安了起来。不过他的朋友倒是个安静、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一直在好奇地东张西望。我呢，仍旧不停讲着过去，什么“啤酒桶 64 号”啊，“赫里斯托”啊，“安全府”啊，越讲越来劲。人在讲述的时候，仿佛又会重温往日的岁月。所以我喜欢讲述。而每次我讲这些的时候，妻子都会感到厌烦，总说：你老是自己叨唠个没完，就不能听别人说说？我知道他们母子俩总在背地里骂我。而我总在心里说：我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强百倍。我讲这些，是为了让自己高兴，不是为了让你们听的。他们哪懂啊……不过费尔汗当时的脸实在值得一看。他朋友让我帮忙的时候，费尔汗的脸色简直就是惨不忍睹。我说：当然啦，孩子，非常高兴！我们那位尴尬地站起来，去里屋找他妈去了。他肯定在说：妈，我爸会让我们一家人丢尽脸的，他真是昏了头。他妈也肯定会摊开双手，长叹一声。煎熬，我的夜莺，不折不扣的煎熬！他妈的，老子奉献了一辈子，结果也没讨到个好。他们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任何一方面。总是批评，

总是背地里嘲笑。好像他们自己是出身名门一样。也不知道谁的童年是在法提赫 Fatih, 伊斯坦布尔最老的城区。度过的。咱有啥办法呢？我们也曾经走遍了家乡每一寸土地。那个时代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苦难是我们的先辈们所经历的那些。而现在这些年轻人所做的完全是寻求刺激。你是衣食无忧，又不需要去考虑明天吃些什么。你还想要什么呢？算了，我不会把这些放在心上的。既然我决定了，就一定要干到底。再说了，那个年轻人真的非常知书达理，而且听我说话的时候非常专心。看得出来，他把我说的每句话都记在了脑子里。如果你去问问我们那位，我即使讲了一百遍故事他也肯定想不起来。这孩子听着，听着，最后请我帮他一个忙。说是因为有个项目，要不就是个作业，他正在找人写东西。这很合我的胃口。写作，用笔来讲述些事情，是我从小就向往的一件事。可生活一直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我真该在退休后的这些无所事事的日子写些什么……

我把刚才写的这些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的开头不错，相当与众不同。读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种仿佛在写别人的激动。后来就写走样了。那孩子会把我当成坏人的。可这是他让做的呀。他对我说：哈利尔先生，您怎么想，就怎么写。从前年轻人都叫叔叔，可现在他们用先生之类的称谓，从一开始就和你设置了距离。他说会每天给我送一张画。我告诉他对绘画我是一窍不通。可他说：没关系，只要把您对画的印象写下来就行，就像说话那样，像是在您的面前有个人站着，您在跟他诉苦那样去写。我说对绘画一窍不通，只不过是客套。怎么可能不懂呢？以前我在大桥底下有很多当画家的朋友，中午总在一起喝拉克酒土耳其特有的以葡萄和茴香酿制的酒，因兑水后会变成乳白色而又称“狮子奶”。那些人的嘴里因为饥饿而泛着臭味，头发和胡子缠在一起，别人都以为他们是盲流。他们的手脚总是肮脏不堪，可这些人全都是些大艺术家。他们的境况糟糕透顶，以至于当中的有些人不得不去干油漆工。就是你所知道的刷墙的活！他们有时用剩下的涂料来作画。比如说那个已故的赛利姆老师，坐在那里两三分钟就能把咖啡馆里进进出出的人全画下来。有一天，他也给我画了张画。一

点也不像。他把我的脸画得很阴暗，还有个鹰勾鼻。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不像我。因为他是一个火气很大的人。有一次在桥上，这些画家们打了一架。我的天，他们拳脚相向的样子太可怕了。可这回，赛利姆老师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对我说：这是绘画，哈利尔，表达的是看不见的东西，如果你想要拍标准像，那就去找苏斯鲁·阿戈普吧，就在市场边上。为了这张画，我请他喝了一个星期的啤酒。可那时我不识货，把好好的一张画弄丢了。要是保存到现在，能值不少钱了。当然，那时我哪里有那样的远见呢。那时啊……

我是答应了这孩子，可到哪里去找每天要写的东西呢？这当然憋不死人。这不，长篇大论地写了好几页。要不我把一部分交给他，剩下的留到明天？不行。明天他要给我另一张画。有什么呀，我照样还能写。而且我太太看到我在工作也很高兴。戴着眼镜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我特想抽根烟……也许我也能这么一直继续下去。我也算是把退休的日子利用了起来，不用再像花盆里的草一样了。要是每天这么写的话，一年后我岂不是能写本小说了！唉！算了吧。写了又能怎么样呢？难道我还要去求出版社，让那些乳臭未干的孩子耻笑不成！再说了，那些还分不清写作与作家之间的区别的毛孩子怎么能看懂我写的呢！也许费尔汗的朋友能帮着找家出版社……那怎么好意思呢？人家请我帮忙，可你看看我做的事……这不是猴子的贪婪吗！原来我的内心藏着只猴子。算了，我自己把书印了吧。加阿奥鲁有的是印刷厂。能花几个钱？交了钱就能印。这样也就不需要开口求人。扯远了……也许是我累了。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了看画。人行道边的条石上有几个字，可我看不清楚。好像写的是“Varline Delatre”。也许是画家的名字，但我不能确定，还是记下来吧。我再看了一次，这回觉得像是“Vartime Teatre”。“战争时代的话剧”！当然有可能。狮子本来就在那里可怖地吼着，树底下有一堆被割下来的脑袋，那个即将爆炸的人跟前的围观者穿的也是军装。有区别吗？战争本来就一直在继续。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那些混账老师告诉我们战争在1945年已经结束了。原子弹不就是为此而投下的吗？他们不是把本应该在

未来投下的所有炸弹一股脑儿地都投到了日本人身上了吗？可后来呢？能怎么样啊……世界变得更糟糕了。

这里是一座城（德尼兹）

后面是三扇关着的窗、一棵树，树下面是三只球，三个男人。男人中的一个长着狮子的头，肚子大大的，像只气球。肚子中间是一棵向日葵，唯一像眼睛一样看着我们的东西。还有一根尾巴。另外两个人在看，他们都在人行道上，这里是一座城。

这里是一座城。

在这里消失很容易，或者人们是这样以为的。可你想要消失的时候总是无法消失。正相反，所有的路都通往家，从家里出来，又回到家里。路和路上所有的杂货店、超市、药店、蛋糕店、旅行社、水店、煤气店、银行、报亭、面包房、药店……然后在那条路上后退、前进、后退、前进，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别停下来去看任何东西，别喘气，别去管它在这个被称为城市的野蛮的森林里是不是能够呼吸，只管自己去做一个深呼吸。不过，应该是一个很深的呼吸，要让自己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的呼吸。也许那样的话，当你在赴约的路上，戴在衣领上的黄甘菊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像一朵葵花，像太阳一样发光，变成一朵太阳花，变成狮子的大嘴。如果有一阵狂风吹来，你就赶紧吸进去。这时候就会有人停下脚步来看你，研究你，对你产生好奇，去琢磨这个女人——对不起，是画上的这个男人——是谁。但那时候就不会有人去关心那个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写啊写啊的女人在哪里。实施项目的作家看着这一行行字会大吃一惊说：我都干了些什么？不知道他会不会说：用真人实施项目、把真人变成项目的一部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她舞动着裙摆。作为一个身份不明的城市女人，一个项目的一部分，但是是一个好的部分，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人睡过了。尽管如此，她仍然是湿漉漉的，湿透了的，浑身是汗，春心荡漾，迎着远处传来的呼唤策马向前。她一边哭着，一边向前。可到了街上她还是叹了一口气，呼了一口气，吸了一口气，张开嘴回味着所有的空气、所有的水、所有的泥土和城市中的一切：柴油、水泥、郁金香、